

双子迷宫

丹 樱 / 译
小高宏子 / 著



我是谁
你杀了人 我知道这片海吗
我是什么啦 走向迷团
我杀了人 苏醒的记忆 要对你说什么

小高宏子

出生于日本神奈川県川崎市。毕业于明治短期大学。处女作《我和樱的危险关系》在1995年“小学馆调色板长篇小说大赛”中获奖。著有《retail》、《高中事件簿》、《快乐向前冲吧！》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校园小说

双子迷宫

小高宏子(著)
丹 璎(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子迷宫 / (日) 小高宏子著; 丹理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7

ISBN 7-5322-3578-5

I. 双… II. ①小…②丹… III. 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7780 号

本书原出版者为日本白杨社, 经授权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

校园小说系列 双子迷宫

TŌ NZU MISUTERŌ BUNKO # 1 • 1

TSUNRABIRENSU

Text by Hiroko Odaka, Illustrations by Chiune Mana

Text Copyright © 2000 by Hiroko Odak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0 by Chiune Man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directly arranged with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双子迷宫

编 者: 小高宏子 译 者: 丹 理

责任编辑: 康 健 封面设计: 陈必琴

出 版: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一路水贝工业区 21 栋)

开 本: 105×140 1/64 印 张: 3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2000

书 号: ISBN 7-5322-3578-5 / I • 73

定 价: 6.00 元

海豚卡通系列制作

网址: www.dolphin.cn 邮箱: haitunkatong@vip.sina.com

目 录

CONTENTS

- ①我是谁.....1
- ②你杀了人.....22
- ③我知道这片海吗.....46
- ④我是怎么啦.....63
- ⑤走向迷团.....83
- ⑥我杀了人.....94
- ⑦苏醒的记忆.....109
- ⑧要对你说什么.....120
- ⑨后记.....134

1

xiqiyuanxigashuo

我是谁

美都

我叫纪村美都，十四岁。

身高一百五十公分，体重四十五公斤，头发大约齐肩，最近才开始留的。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初中三年级学生。

但是……

第二学期开始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也就是九月十六日，发生了“那件事”，从此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天真无邪的我了。

还记得我那时正在发呆。



“纪村，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突然被老师提问，才惊觉已经是第五节的数学课了。

(哎呀，现在已经不是第四节英语课了。)

我慌忙朝桌上一看，还好，数学课本已经拿出来了。窗外校园里的樱树叶子闪闪发光，令我无限向往。

“喂……你今天的便当吃了吗？”

休息时，我悄悄地问好友小泽玛莉。

玛莉从一年级起就和我同班，她睡午觉时像个树袋熊，性格大方稳重，是我最好的朋友。

“啊，美都，你说你吃了自己的便当还不够饱，我不是连饭团都给你了吗？你还没吃饱又饿了呀？”

玛莉脸上浮现出招牌性的酒窝，像平常一样慢吞吞地笑着回答道。我拉着自己





扎成三股的天然卷发，不好意思地望着她。

“……有吗？”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真是个健忘的人。

此时，我只有强迫自己接受，在心里这样说了好几遍，提醒自己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我一直是个非常普通的初中生，生活在由上班族的爸爸、当药剂师的妈妈以及奶奶组成的四口之家里，不擅长运动，兴趣是读书和画插图。

我上的是大县久志市市立初中，这是一所战后所建的新城市高台的公立中学。通信簿上老师对我的评价是非常认真，热爱学习。这很平常，每个班上都必定会有像我这样的人。

.....

“喂，纪村。”



在我迷迷糊糊准备着和玛莉回家时，同班的高木君和我打招呼。

高木和我都是三年级二班的班委成员。他是足球部的总负责人，因为是受注目的类型，所以好像很受欢迎。

他总表现得像迪斯尼乐园的王子似的，我很难应付他。

“纪村，这次的班委报告书你来做吧！”

他站在四十五度角处，抚弄着额前的长头发，不紧不慢地对我说。

“我来做？这次不是轮到你了么？”

班委报告书是在各班集合班委开班会时，提前将讨论内容写好发给各成员，这事非常麻烦，所以就由班委成员轮流做。

“我呀，太忙啦，主持人都是由我做，写东西就由你做吧。啊，名字写我的就行了。”

这么过分……我还没反驳他就笑眯眯



地像追灰姑娘的王子一样匆匆地走了。

“哼，干什么嘛，那个混蛋。”

身旁的玛莉语气平和地发着牢骚。

“麻烦事全推给美都，自己尽做那些引人注目的事。美都你要说说他才行呀，应该要反抗嘛！”

“嗯——”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

的确，我很想狠狠地说这个精于钻营而且自大的高木一顿，但我却不会说，实际上我这人很腼腆。我也很讨厌自己这样子，所以才很羡慕那些可以大胆阐述自己意见的活泼女生。

连这些我都做不到，所以更不用想有什么“特别之处”了。

但是之后像数学课时发生的那种难以理解的事却接连发生了，这一切开始让我



不平常起来。

星期六晚上，(因明天星期日我想睡懒觉)我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八点醒来后悠闲地赖在床上，妈妈却在喊：“你在干吗？要迟到啦！”已经星期一啦？等等，那星期天呢？

星期三早上出去后有点头晕，下一秒我已经回家进大门了。

咦？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是怎么了？

星期五我还以为是在上第二节的音乐课，却突然发现自己在我家附近那家大型书店的收款台前，我怎么到了这儿……而且周围的顾客都看着我笑。为什么？出什么事了？此时店员对我说：“要一千八百日元。”一看封面——《透露仓良玛莉琳裸体写真》！

“我不要！”



我叫着冲出书店，全速跑回家。

怎么了呀！我，到底在做什么呀？

就像录相带被剪掉一样，生活中有段时间的记忆全部丢失了，但这段时间我应该还有意识，因为大家并没发现我有什么异常。

一天，我和教我们体育的远藤老师在走廊下相遇时，他热心地劝我说：“纪村，刚才的跨栏跑真厉害呀，有没有打算去体育大学附属高中进行正式的田径训练呀？”

可是我的体育是非常差的，运动会总是最后一名，而且我完全没有进行过跨栏跑的记忆。

我很怕丢失记忆，连睡觉闭上眼睛都怕，因此总是绷紧神经，但是“它”总是突然地说来就来。

我要怎么办，怎么办才好呢？



九月二十八日，本来是在上社会课，可等我被周围的嘈杂声惊醒时，已经是放学了。

“回家啦，美都。”

玛莉拿着书包笑眯眯地说。啊，又失忆了吗？我的心情陡然沉重起来。可是玛莉怎么那么高兴呢？我就问道：“玛莉，发生什么事那么高兴呀？”

“今天真是高兴呀，高木要留下来写报告书呢。”

朝高木的座位望去，他的确在埋头写着什么。

“‘报告书？学年班委会的吗？不行呀，我忘了你拜托的事了，高木君，自己写吧！’你这样对他说的。”玛莉抓着我的手兴奋地说道。“午休时他还厚着脸皮要你‘快写！’你却对他说：‘是你的事，自己做！’最后他就无言以对了呀。”





是我？怎么会呢？到底我的脑袋是怎么了？

间歇性的丧失记忆，是脑障碍……还是痴呆症？说到这，忽然想起早上起来不知为何穿着爸爸的短裤；感到胸前空才发现没有戴乳罩等等……

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一个人去医院。于是我就去图书馆读遍了所有医学、神经学的书。虽说找遍了，但却没有一本专门的医学书。到底我这是什么病呀……随手打开手边的书，突然出现了这个词——“多重人格”。症状是在自己体内存在着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格，被这个人格取代时就会以另一个人的形式生活。据书上国外的例子，好像在一个人体内存在性别、年龄完全不同的十多种人格。（这是我在一本叫《Jekyll 与 Hyde》的书上读到的）

想想自己在失忆时的行为，跑跨栏跑、说教高木、看黄色书、穿爸爸的短裤……每一件都不可能是我会做的事。

那些事是我做的还是不是我做的，反正是我这个人中的一个干的……完了，完了，我简直要弄糊涂了。

我双手颤抖地捧着书，祈祷这种症状与自己无关……但是，越读下去，怀疑就越成为确信。

想到双重人格，以前那些我不可理解的现象都得到了解释。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看完书后我了解到多重人格是由于幼儿时期受虐待或者有不想记住的经历，比方说受父母暴力虐待等等。为了保护自己，就在自身中形成了一个可以替代的人格。但是，我父母及奶奶对我都很好，对我来说



不会有这种经历。

那么，形成第二种人格难道是在中学的第二个学期？

去年暑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只是好像因为感冒而住了很长时间医院。住院之前，我在干什么呢？想到这，我好像突然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马上闭上了双眼。住院前的事我完全记不起来了。是怎么回事，是另一个人格出现了吗？

那么长时间没有记忆是很反常的，另一个人格出现时一般是半天，长也只有一天……头好痛，真不舒服，不能够再回忆了，

不知不觉我就在那里蹲了下来。

但是怎么也想不起那个暑假的事，勉强想的话，头就嗡嗡直疼，连父母我也害怕问。冥冥中感觉好像站在一个险峻的悬崖边，看不到一个人，我怎么也没有靠近它的



勇气。

和别人谈谈可能会轻松些吧……

第二天，在回家的路上只有我和玛莉两个人，我下定决心要和她谈谈。

“玛莉，你没觉得我最近很古怪吗？”

“古怪？什么古怪？”

“嗯……实际上体育课上跑跨栏跑的不是我。还有，在说教高木的时候，你不觉得不像我吗？”

玛莉笑嘻嘻的回答道：“你在说什么呀，那绝对是你没错。我一直都认为你只要不畏首畏尾，一定很能干，什么都能做到的。”

“不是那样的呀……”

“没关系的，拿出自信来呀！”

说了也没用……我失望地耷拉下脑袋。

玛莉完全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笑着看着我，反倒给我鼓励，也许她根本没在意